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戴琠

東洲初稿卷四

明 夏良勝 撰

書

答王時芳給舍論治盜書

公移之頒而嚴使有人心宜於是焉變警集之餘戰氣自倍矣奏疏又允於時議其間婉而激懇而不踈最得古人臣告君之體所謂儒者作用自别誠然也但字字

敲琢必步先轍容或有意隣於晦而詞弗遂要之別是一家文字明白簡要而昌大之氣為主相知責備之論當不以洗垢索瘢為訐也幸念幸念盜源之窒更期深究僕亦嘗苦思一二未敢以聞於人以吾凡當事而不以聞則亦胡爾思也令人心之思盜者十之二三而免罪免稅之令猶下人孰不曰吾不盜也試為之盜不吾仇也急則來歸焉可必生矣復吾三年官府居隣不得擾吾以安枕也資益殖自非有恒心者未信其不樂於盜也

令但二三已乎賞格之行在邊徼三顆一級其恒也㝡
之者謂甲折之而乙功之則有也其徼外形狀自是可
驗保無他矣行於治盜盜亦民也㝡之愈嚴飭之愈巧
啟人多殺夫民者或坐是也況古者命將不從中復而
賞罰上下皆專制之是足以驅人也彼偏裨將卒冒而
恐者伺其便而殘取吾民焉積盈其數吾可以籍于上
而賞之固有也初若非將為之也故曰重賞之下有勇
夫是固將之賞也令若是欲將令之行也難矣夫驅民

於盜者若此誘人以殘民者若此而制將之不足以有為又若此盜之平未有日也又況功成而後議賞皆制馭之微權也如開國成家小人勿用雖欲不用小人得乎曹彬不拜使相雖欲不拜得乎王言敷布一有不孚非所以示信於將來若必於信按籍累官不知何所紀極祿食之濫又足以貧吾國國之貧民有裕者乎是又一大盜源也體國之懷不厭𩁹縷轉移之機尚有可致力者否也深惟吾兄平生舉動在此一着微所見則已

如有之則當自効不敢諉於愛莫助也幸鑑幸鑑日來憂瑣縈牽文思就荒隨意錄幾首孤帳中可發一笑破寥落且以慰遠懐庶知同輩尚未日委於吏俗也演之憲副素以知兵能文名家不知在事何如僕向吳中拜風采不能通問者屢年洽論之餘幸一及之并以就質必將有以可否其間又因吾兄以教我也蜀中風氣日異宜加意調攝為朝廷自重知與之私不暇論也

答圭峯先生

宗社之計方投而鄉國之念又種種司馬主之鵝湖先生翊之成謀必矣真後世之利也承喻歸老最為高致以某之見或以時未可去亦非可去之人耳古之欲去者必曰知幾幾者動之微也今如去也得謂之知幾云乎其得去者必曰令而後足為淵明也然淵明既去文仲之變幾移晉祚一令之去固無大係輕重也使宰執盡淵明也如國事何戴頭來者某固知事有窮蹙非奮激不足以動聽然而大臣宰相之言自有雍容一堂氣

豸狄公祔姑於廟非不知廬陵王立而武氏亦無祔廟
之宜典錢惟演恨不於黄紙押班何如人也王曾太子
安則劉氏安之言或假之為道使二公之所為者盡非
也某則不敢云爾也然某亦非欲苟祿而軟美以諂人
者但先生舉動天下後世視以為則必天下後世無絲
髮可議而後安也某知先生事浮於言者故先意輒効
狂直如此

奉德洲老先生

比年獲禮門下更辱藻飾拙製而額字大書借重足以昭遠感激無任亦不能自喻也嗣是百爾追逐人後負教負望報於馳報繼以降割孔殷連遭喪事苫居毀瘠外事盡廢又恐心憂種種輒發於詞益瀆長者之聽坐此深罹于咎萬萬也初官西署故步遺矩式昭積桊徒能即事興思欲踵一迹而未能前近得調命畀足故折餗殆覆矣遺辱邦家尚勉以圖湔洗深惟長城倚重荆襄巴蜀不知去後横潰如何臺端獨坐延目以作風紀

而鄉人來者恒云欲老西湖之上故久不促裝聞之莫不

曲距皆踊不但三百而已蓋聞隨時顯晦固一大議論

而愛身存道者君子所予獨不曰屯難之時君子以經

綸乎以存道為名為己則然也以經綸為責者為天下

也天下之士則固以天下為心也一己利害或不甚計

如使梁公憤時先退則廬陵王之演唐祚誰其任之昔

召公欲老周公留之有周既受命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識者

曰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之留不留某亦敢曰主於閣下之來不來也夫古今之為人臣者孰不曰周召云哉是所深望於閣下而宗工師譲攸存又不敢盡疑於夫人也若夫有所師法伊邇則真鄉後進之望不特良勝而已謬言縷覼惟容而采之甚幸甚幸

奉圭峯先生

逺惟歸席向暖脫世累人自是怡曠垣弟日侍課益光前聞人蘭茁又孫可弄必預知能世其家樂事種種修

復磁甌勝槩以俟讀佳製者按圖本索真迹無嘸于懷
也向謂礶痂土炭之嗜其然哉迺珍奇大嚼令垂涎者
求故㽞而染指弗得也時事日見就下北敵睜目欲舉
雲中鴈門而吞之江右孽種隣封未足為壑而奔潰四
溢尚恐舊防無用而棄之蜀盜勢孤弱當日報殲外寧
内憂誰復敢昌言之哉先生天下之慮恒耿耿詎曰在
家不知乎廵按李道長趨向甚近古最知尊仰相見間
可與言也良勝弗顃逐逐行隊中苟禄而已家人弗解

初志草草就道使歸計欲遂而已奈何奈何追思昔所云者竟付虛談甚愧甚愧敬所先生日侍左右鵝湖先生間一見焉喻以動履之迪為寒温耳併報

東舜弼太史

喪禮之廢久矣自吾舜弼迺克復古初孺子哭面墨不及一外事即奔不限百里吾所見者如是次不離位寡相見歸則倚廬如初喪不作浮屠事吾近所聞又如是故相知往來道吾舜弼事者吾甚樂之夫言喪而樂豈

人情也哉哀之極乃生樂也吾每哀夫夫喪也或致則生或致則死嘉容飾事委巷所不為者夫安得不有吾舜弼樂也然亦因是追咎吾喪吾父母也未能若吾舜弼也是樂也亦以生吾哀也祥琴方戒讀禮之外無餘事禮經之失序古今學者每有遺憾是則有望於吾舜弼也其他世故俗累種種有懷非可瀆時也幸鑒幸鑒

答吳都憲論邊務書

邊警日靖孤帳中尚思理會故物示之休暇亦將體宜

爾故澶淵飲博而上下恃以無恐非執事素茹經濟安得有是作用昔沛國謂明道於行師戰陣之法無所不講敵國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是謂通儒執事素號師程氏學茲特見其末時也邇者承諭兵弱糧匱勢有可憂誠巧婦不能以徒手炊也但勢窮則變變則通雖天地陰陽理數亦必有是機軸而後通可久久之道必使之不倦而人宜之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方今如執事人也疇曰變

通非其能事也耶生末學何所容喙然居常論議亦謂天下事無一不當留意執事鄉曲丈人素不鄙夷有忠之責況朝廷方倚重若長城百爾經畧又扼吭拊背心腹之衛也使有寸長可以效忠於執事迺所以忠朝廷也敢不盡乎然為令之説者莫切於強兵兵本土着必募之募之必練練之必養養之資惟芻糧迺峙其裕也轉輸之有度召買之有方耳然聞昔之輸者納之弊非一也昔之買者出之弊非一也狡猾恣髙下之奸權貴

擅公私之利積習其訛而效之上下交困由是虛外事內者有焉奪彼與此者有焉節下縮上者有焉僅僅支撐聊且自蔽若懸磬之室坐一窖人不克完衣飫食敢望其波及乎是固養之無具將有募之而不應者孰有斬木益兵而練者乎所幸部落凋殘弗震驚吾師疆吏日安則弛然卧矣澳涊卒歳旦夕自計累資及代則曰莫予毒也已轉眄事若於已無與是亦我躬不閲遑卹其後也君子以身任國計如是哉如是哉故愚謂失令

不為之所他日之憂未歇也是在執事通其變也變者常之反法之初則常也中而弊則變變之極亦常也以其變於常而變之故亦謂之變是變也廼所以為常也常固反其初而是巳則謂之通通則人宜之趨之且不倦久之道也兵弱粮匱足為執事憂也哉前輩有論克國遠圖方畧必䰟相内主之廼克建立執事之所遭又然也此愚所以厚有望也古制云五大不在邉令不盡然吾君與吾相之憂亦隠矣執事其將有以釋此也哉

若夫地里遠近夷險之狀種類強弱之勢其出没之蹤跡鬼秘不能遙度竊願有所聞也執事幸毋曰是非爾書生所知者

答李空同書

方今以文行名世足為海内人物低昻者東鈞則若遯翁在告則若泉齋退休則圭峯其人也圭峯鄉丈人也良勝少侍焉因語次及往年抗疏申救甚切知有空同慕之已已既而罷去旋而復董江右學政為鄉人私慶

曰有師嘗以慰圭峯也筮仕刑曹吾師泉齋召入為司徒親教如初出品士亭翫竹之什命同游士和之良勝序之又自慶曰得附于空同後時聞若虛之構泉齋釁然失席曰何以有是於吾空同也繼以汝華以獻臣紛釁連禍邃翁以良勝在屬或進與言曰若官臣也若若節人也若天下士也何以有是也卒之議者如蝟閒輒異附和之末厭也良勝益懼海內之士疑吾空同於三老也與天秀輩諭及則太息不能人置一喙以辨之可

若何幾欲作書訊爾所以因憶邢洺不通書問謂往來不熟不可先意結納是亦先賢守己一段法度迺己日者自仕鳴惠及洞志并得讀答友朋書劉意空同亦或以良勝可與聞是退而圖以復於事理之顛末曲直較然明甚可無及也然性不習佞敢以聞於師友者瀆吾空同亦不自知其可空同謂之何哉夫天下士之所以自立曰德懲忿窒慾德之修也忿者恨也必不平也若慾豈必是貪欲有不平則忿忿心熾則欲上人忿慾行

而德罔滋美哉空同一念猶未忘乎忿之甚則怒怒如以類焉已亂也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空同怒也或避或囚或棄欲遁去皆廢其官常而角知巧亂其少豸乎曰敢於任怨曰能與御史鬬自夫人言皆難事也自空同言似有英氣在先儒謂英氣害事固不顧空同以是右人也若曰憸邪曰假手此政不須辨亦不待辨也假之云者議自正詩始以汝華發之牢未可破久則定憸邪柔媚之尤剛毅如空同誰謂似之傳曰高者有崩

道也是宜空同有是也汝華未有故也得之泉齋謂其下獄時贊畫周司徒有救狀於廣於江右持憲得允名獻臣剛亷犯强禦屢折不回圭峯友之遯翁論薦之必可人也以若虛故自空同敗名是或以重空同議也獻臣疏至不辨而請去是則所以為空同也不知汝華空同宜何以處之也吾江右守臣重足久矣至是横潰不為之所則人不曰空同直也汝華麗於法也彼有為為之也令而後百易守臣難乎其為立也雖曰汝華積怨

觀釁而動者非朝夕故也不意釁迺自空同作今之議

謂空同假之祇恐後之議謂有假於空同也是故有望

於空同者不淺也道夫勤甫出京時舉相為謀者所見

略相似必先得於空同矣信也則何辨也已昔程子在

當時不曰惡其奸邪不假詞色乎不曰遍謁貴臣騰口

倡亂以償恩讐目為五鬼之魁乎載籍中不知有辨詞

否恐寡陋未及見也闗中之學本程氏空同之故步也

近與德溫極論謂空同毋求是毋求勝惟引咎而已畧

小嫌存大節足以崇國體而忤邪心為正士之所歸也德温曰文壁敢謂勇於受言無若空同者雖在文壁不遺也顧以告子實來又曰空同有曰崛强如桂華終身敬之良勝冀桂生之見容故效饒生以有言也斯言也固非與空同異也質之遂翁曰可俟别録於圭峯泉齋左右未必以良勝為異於空同也空同以為異也乎

答鳴殷掌科

别久地迥慕益真切屢疏在牘時取而縱觀之沃爾心

目躍然亦與之俱而游也不類備員劇曹以踈御繁殊覺冗擾幾欲裁問竟以是奪辱不夷且咨諭以情實領畧維度而當事諸公皆人子也極欲成之然有令兄在故條格限之也大端議者有二令兹之正之厲肖直氣者畧漏之不保全之是也留都重地匪一二正氣以先之倫脊之言若罔聞也是故斷國是者之微意也惟執事念之

答胡憲副

良勝迂拙自居未獲遂四方之志於天下奇士每以不及多識為歉歉然於執事則心賞而神交久矣比年德成同署刑曹甚悉心曲忝側銓司而總戎之寄有歸一時同采以得人為慶良勝為鄉土私念若恃防之制水可以無恐也春來饒德温桂子實共話移夕則尤悉規制動為遠略而恢度進人於善有未之前聞者敬仰無任然卒不敢以牘自通恐干憲度之貞固非敢簡畧以自外也日聞追逐叛民生我邦士麦舍起懷報德無已

適使者至云癯憂以病連械俱下不能終讀走告遼翁雅諒高志重以圭峯決非卒意言者但曰一人病何如一路病耶語塞而退要之惜才終欲全之當軸大意但借寇之私良勝與仕鳴鈞有責焉惟執事念之則邦人之澤日以沃矣歸徒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

與丹徒令桂子實書

吏俗擾擾性復簡拙寡相知知亦不獲頻相見見則或開口論事於當意處惜不使吾子實聞也否則曰子實

在不若論也子實於吾亦若是否舟次奉歡太孺人尚有餘力子朴德温難兄益友論議當益精確吏土去二泉先生所且邇舊有師程故於理人術極切當節用愛民四字可以無愧昔時連床夜語鑿鑿行之儒者作用政如是相知責善之心良用慰藉第曰有所聞恐道言不足信據之友道知必言言必盡足信與否不暇計吾敢以是望於子實知子實亦以是望於吾也故就所聞相與論之言者曰事上之亢遇賓之略而已以吾意料

子實非亢且畧人也以濂溪吏合州趙公以威臨之至守虔逌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知己之難遇信也若王貺受拜及論大畜方欲納拜時謝用休問當受不當受伊川曰分已定不受逌是受不受在君貺更不復言濂溪當拜不當拜必有說也明道令扶溝巡閱使者虐甚諸邑競華鮮供張明道獨以青帳備之使青帳亦不備亦或不是明道意也子實居常論議欲闚周程門戶似此小節目處必嘗理會得矣疇曰有是哉然反而思之

富文忠何如人也議者謂其處事未免有心慮子實於有心處未能克去兩端交惑憒憒數日尋復折之以理先正有曰言禮必及分言分必及禮易以成天下之務終始是箇時字故縁人情可以興禮樂若賓至而闕尹以告候人為導具徒詰奸積薪監濯展車陳芻賓如歸也故上下莫不懷愛如使周禮秋官之制可廢是周公不足法也以吾寡學不知事素避子實三舍矣持是說未能自信質諸仕鳴仕鳴愛吾猶子實也其欲有言於

子實亦猶吾也不知子實然吾言否然之而改之可以相期友道之近古矣若曰持之旣久未可卒易非吾所望於子實也禮曰可繼也可傳也惟子實味之所聞失真并所論有可商量毋吝往復若吾骫骳不諧子實當孔道所聞必不止如吾之聞子實者雅不夷吾必有所示真切真切道迥懷多恨不及面話之是用臨書惘惘

東韓太守

良勝稔聞執事以文武才略號于人人每讀薦稿將謂

其猫畫有未盡也日者郡章失人遂翁先生以良勝在屬吏必為邦人祈良牧迺適簡授之執事千里寄命其恒也若重罰坐困之民烈焰中思一勺之潤邑無完堞黠盜歲且至驅馳以虛挈所有如寄鋒鏑之餘暴骨在野百爾癏憂徒抱膝以吁令恃有執事而同采諸君子分職惟恪趙先生清雅而文又必有所濟相與以有成也計視篆未久猾胥豪隷必已削迹而善政日舉又繼有聞則將謂邦人自慶矣遂翁先生亦以有光奏剡為望

也故不諒淺深言輒及此亦任重而期之必副不在深罪良勝以簡拙寡諧家人或弗緝于度凡可相益毋吝數示尤感尤感

答余德輝論皇極書

辱教始終數例凡十二三十乘之加倍還元一布筭而得誠直截可領畧亦是數家要訣恐有卦理尚費商量夫卦始於乾數始於一乾一變夬再變大有三變大壯四變小畜五變需六變大畜七變泰為元之元卦一乘

十二再乘三百六十三乘四千三百二十四乘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五乘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六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七乘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為元之元數乾初變夬是生兑故會之元為兑兑初變不自兑變祖乾也故曰履七變至臨而兑之爻變盡運之元曰同人乾之離也七變至明夷而離之爻盡世之元曰無妄乾之震也至復而震之爻盡歳之元曰姤乾之巽也至升而巽之爻盡月之元曰訟乾之坎也至師而坎之

爻晝日之元曰遯乾之艮也至謙而艮之爻晝辰之元曰否乾之坤也至坤而卦終凡乾七變七變相因又七變故七卦之變皆乾變也此八卦相盪方圓圖所以作若七乘之數又七乘而各自為元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元其實不離乎元之元也據所論次若卦自為變數自相乘恐亦未得天地妙處若元之元七變以十二乘大畜得泰至會之元為履非履別立一卦頭要皆自泰中來履又該十二乘之中間又脫一三十乘之之數

天數三地數兩天乘乎地地乘乎天天地相乘故十二三十反覆相乘缺一不可愚意泰之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數仍以三十乘之得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萬為履然後以十二乘履它凡一元故是庶見一元之氣周流天地循環無窮迺盡萬物之數若夫易本陰陽二畫迺布八卦皇極五數却以四成之曰元會運世日月星辰之類皆四數也然四加一倍亦為八故既曰元之元又曰元之元之元之元之元也似此連類未能縷

數獨以數起卦若一為乾十二為夬無疑矣至三百六十為大有則自有難會意處吾兄覃思之力深矣必有獨得幸毋吝教我

再與德輝書

因余子究極數理草草作書復無益萬分於余意亦非書所盡也故有後語知余子必求于是不厭娓瑣人或曰履必自泰數乘之迺足然則會之元數卻以十二為祖何不於泰履數上更加於無已也余且取譬之卦者

天地之氣也數者歲也歲盡復有歲天地豈有斷處氣一息非天地矣若歲則去歲名春夏秋冬今歲亦名春夏秋冬不聞有更名者春夏秋冬以生長收藏萬物而名也所以生長收藏萬物者非歲也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亦非以去歲生長收藏者能作今歲用也如人口中吐氣晝夜不息非是已出之氣復入人身來更出為氣也然則何以不息呼吸者氣之元也故天地之氣所以生長收藏亦呼吸之候耳候有節生則不息不息則

久若人則呼吸自有失節是故夭折使有叫號盡日不休能浹旬者蔑矣故氣之生長收藏一卦之吉凶也氣不能名以歲之春夏秋冬名之卦不可測以數之筭測之歲可再運而氣不可再用數可中起而卦不可中斷也是知數者取卦之芻狗也卦有吉凶數之吉凶何如也故邵氏之學主乎卦所以為理也學邵氏者迺主乎數是數而已矣雖然履亦應乎十二數者是十二數一也既於元之元為夬又於會之元為履豈一數而二卦

乎曰然此正所謂天地交泰處乾初變夬澤在天上一反之而天在澤上為履二卦總只是箇乾兑上下耳故十二數可以得夬亦可以得履也他如三百六十數在乾之變為火天大有在離之變為天火同人雷天大壯即為天雷無妄風天小畜即為天風姤水天需即為天水訟山天大畜即為天山遯地天泰即為天地否數固有相通而不悖焉者也是數可分為八卦須合為一迺見太極道理俗拙無狀偶及輒欲劚論然亦聱牙以待

金石之鳴和而成聲耳於高明意見有所違戾毋吝往返

再答德輝

細讀來教剖析微眇使𥚃埴人遽可得坦途感甚感甚答云非有高見一悟至此又云非果有所見而無疑尤是謙益大好意思疑則無疑之地也顧𦘕嘗弗力于學失親師友於所疑處一莫能辨辨則又生疑也敢曰益之云乎然此等講學友道僅見不可虛負更綴前說以

畢取正河圖之数天一地六地二天七天三地八地四天九天五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五相成積為五十有五其實只是箇五數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八卦定位而虛五居中曰數從中起是固數在卦先然尚陰陽無定位吉凶無定名使數使有吉凶則卦亦可以無作故聖人畫卦因圖書有感而象之耳夫卦以數生故可以數測非謂卦可有數可無但欲歸重於卦迺見皇極與易為一也邵子曰一分二二分

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此正所謂加倍法七變復貫之宗也故云數可分為八卦須合為一泰之下補足三十乘之一數以生履祝氏書太極圖數後亦嘗發此一段說話極取之謂其偶有獨見至此不可以數少之所教判然别有條理而其實未嘗不混然而圓融得之矣主乾之說自方圓圖中来乾兑離震變至坤而順曰已生之卦數往順也坤艮坎巽則為知來而逆非謂自坤逆變之也蓋未生之卦也

曰未生而逆則生之固自順也如以乾為卦母左旋自震而止於坤右旋自巽而合於坤巽之生也始乎姤姤依於乾者也圓圖折而方之卦横生者乾位東南隅而東方之卦乾以上曰履曰同人曰无妄曰姤曰訟曰遯曰否聯屬為生卦皆自乾而變者也本義曰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則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三百九十六卦故曰元會運世歳月日辰所隸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是故乾為卦數之本而皇極天數冬至

起泰地數驚蟄起泰人數大寒起泰物數春分起泰不起乾而起泰非背乾也尊乾而避之也乾對坤言則曰兩儀配兌離等言則曰八卦而圖書一數乾應之固太極也皇極元會運世其卦均也至於推演則置元而不用政亦為是在易之筮謂去一象太極是也乾不用泰亦乾之變何以為數始泰所以生履為兌用交也皇極用交謂天地相配如陰陽交遇父母化生而後育萬物以有吉凶故立既濟圖謂之天地交泰上交乎下下交

乎上故曰交若曰天中地地中天陰中陽陽中陰謂之藏則可謂之交恐未可也彼以無形之理言此以有象之位言地在天上曰天地交此明徵也不然若兑離震亦有陰爻何均謂之天卦巽坎艮亦有陽爻何均謂之地卦乎至謂邵氏之數以取卦自一至八上下貞悔反覆為用信然矣但朱子又曰其位在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坎離分居四實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兑震

巽艮分居四隅則自一至八又若卦次之位非卦之數也是誠有不可知者而云若不用筭數以卦測之雖顔子聰明亦無下手處此良工苦心之言然皇極未布數之先未聞許多細數春秋戰國間為卜筮瞽史學者亦指可摘豈盡顔子以上人乎祝泌亦云康節之書悟者又於置筭之次易差今附卦在逐年之上不必布筭而得之泌豈有甚大聰明亦知其要領焉耳觀物吟云上下十二萬九千餘六百其間三十年皆如身所歷邵子

亦不須算到滅没處而後知但推極之有此數名而已然而後之學者論及則苦於數至諉於絶學是亦有自歌曰用卦不用卦須向卦中作及至用卦時用卦還是錯此蓋輕卦重數之原然其本意蓋變卦變爻以取既濟而歸掛一之說非謂卦不可用而役人顓顓於數為也㢟類擾擾吏俗殊無定向更乏主静工夫輒摭陳言以塞厚責有罪有罪惟有道君子致力根柢凡有得焉不惜涉筆以須定論良勝何敢云爾

別邃翁老先生致語

良勝哀瘠無狀待死而已然以犬馬之心尚未即泯滅敢布數語以報知遇國本定議惟長惟賢不世之功在此一舉緣江諸郡以達留都典兵司牧尚須方嚴統馭之才足以遏邪心也良勝伏避草野首領獲全不勝瞻企祈願之至

奉報泉齋先生

良勝不肖每有不耕之獲菑畬自宜及而每延于先人兹

聞毋赴扶服奔歸方見星而行而舍非敢進謁尊者期也亦以先生所以教不肖者在是輙敢自信通刺門下而已種種多懷哀楚梗塞不能遂于詞幸左右垂察

答圭峯先生

良勝才薄食浮望輕責重而任情以速怨與謗惟天降割及于先人而罪躬尚能事饘粥豈云能禮第夙負所教不足稱官常而師程即邇益懼益愧圖稍稍刑家表閭以塞厚責以蔽往愆又以浮言胥動不自審度輕於

一出追悔無已已然不肖初念為知己者死以自明有之豈敢自愛迺爾哉律以憲度則淺淺夫也昨辱吊言借重可辭感且愧不能再讀矣遠懷如縷旬日後待罪門下悉所私布先具謝啟幸垂鑒亮

與田勤甫書

比歳論别行者無葆其力居者無忘其初猶在耳也繼自元承得條教自仲默得近稿力若機張方愧懷安敗名無藉手以相見者隨坐才不任食天降盈罰遺憂先

人赴及即奔奔則見星而行而舍罪躬頑朴不即死及廬尚任衰能事饘粥自分棄絶諸所來往越境訊問一就簡畧草土言尤於公所有宜避忌辱荷高誼遠致唁語故者不失故登木歌者復見貸哀感何已已繼以思也勤甫官先迺事肆其餘驅逐藝苑未歇也若學廟記若正經諸銘時取一讀未能與業俱廢而同游士得政而言者日至比邑至旁郡亦至因時就事損益以歸于善是有友誼與責固頗聞者又未敢以犀立旅行一委

之外事弗致思也邇聞自吉回杓將指敝邦堅木就攻期於鐘應又慮禁嚴事孔棘宊弗黔而改轍弗敢親親亦弗久故思先致羣疑以俟考辨而家譜方脫稿首簡尚虛敢以為累若於例類大有出入焉者竊意當世士大夫言作譜必曰歐蘇法二公並生于時學相友文相師聞見知識每相濟譜之作不先後出相示而法異焉故歐公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是二公人自為法未能通于一恐亦未可自信通於

天下而況後世乎故敢曰譜無法法其可法者法自我人亦有足法之者亦譜法也惟吾勤甫力追古先明若觀火百爾商量毋吝往復計相見有日弁語構思梓既具操削者食而待譜成櫝而告諸廟以弗墜何可忘也吾邦士預有慶人惟獲與有道者游邦之衛也獨昌其宗已哉是又祈以得教之意也臨文縷覶哀次未能修詞統惟垂察垂察

奉巡撫孫先生

良勝伴食材館與聞掄次每得真奇輒錄啓事咸諭之曰是隋和也光彩不獨耀前後卑人人珍之珍之思得之據為已有有而蓀之俾弗能奪迺已顧良勝縲櫝而守者幾年若食指頻動竟染黿羮之嘂以掌鑰諸公握力如虎其欲據而有之猶人人也臨炲愧恨力薄不能潛奪爾已除日每下相與諠慶曰是一路福星何日次舍當吾野耳今亦既然意今掌鑰猶諸公也邸報之及踊距無筭百爾癙憂冀可解歆屬者星軺貢如㵐境窮

厓洞谷舊荷生成耳熟口滑思扶攜蹇道再識相公面為快矧布衣知遇連采承謏教深而别久若良勝者固敢蔽匿不圖為道左輅謁祈以自布也哉然以衰服斬焉自知避忌曰所施罷满副夙懐吾邦侯以更練稱牧司理以英妙祥刑祗承宣達故良勝犖犖郊坰犬馬之性未即毁滅並得聞所未聞輟哀心頌尚圖無已先布孚詞無任悚息悚息

答孫先生論地方事宜

改觀易聽之餘市巷語習習若有生氣自結髮從事間
見童頌見素公者如是今思駕逸其上矣北望瞻拜造
化代工於陋邦若為惠斯溥也顧谿壑之欲補塞無厭
而蘊蓄之懷宣洩有待雖圖難於易為大於細通儒作
用自以序行而强弩之末或墜魯縞將有過慮焉者惟
體國之念詢及芻蕘而良勝自計於知己報稱此外復
何事事若曰或假以濟私請托如河墜命踣家有所不
避然而懇懇於斯莫敢遺慮亦以士大夫所學為國與

民於民或先於鄉土於國豈必於自為方令以地限用人縱使鎮周將無庸力有志之士托之寓言而已言之者期以間于人而人之遇者亦難矣良勝黙度平生知遇如閤下者幾脱有之得侍言侍問於左右如今日者又幾於此而不以利害為心越秦肥瘠何忍相視山川炳靈實是虛生愧死無藉手以相見一涉誣誕相負閤下罪又何言罪又何言良勝頓首頓首啓復

再謝巡撫為民留守書

良勝嘗閒憤世者言人之相與曰勢利交人之任事曰口頭語初謂其然近瞻舉動更讀諭劄益信衛公克勤小物入相基本足有明徵若貴而下賤直示肺腑出境後驛使致唁語感激之餘重悼言者限人於古今已甚也因締思之凡為禮不數不跡數則類於諂跡則類於倨故郊迎導疆不敢與懼數也去益遠思益深又圖以言報亦懼跡也雖然言敢及私乎為邦人言之也邦人天子之民也良勝何敢私之以其命寄于守守又天子

之吏也良勝又何敢私之然而為民得守之難良勝之心獨苦矣初報缺時僚長張元承以擇令告比逮事遂翁所進而教曰擇人而任恒重進士科亦隘矣某也擇守若而人舉于鄉者也某也擇令若而人國子生也使人曉然知某也當選部自擇其守若令迺爾所以風天下而信之也吾邦之得守也以此其所建立期不相負良勝雖疚居逾年時與來往然未嘗以私干之故勉副忠告之益亦懼連坐之羞知之故舉之投剡閣下之門

不忌也詎意黠吏有茲敗露正本之論守何逃罪若奸蠹在眉目不以告于守以先祛之罪與之均獨怪小人媒勢利若鬼蜮不可測識旁觀者或詈之守當局豐蔀益厚又以病故一以付之居常論議以不邇儈利為守官訣故狐之虎也彼則假之而人畏之者則虎矣閤下摘伏猶神君也復何容辦第日來守坐蒺藜若不安于民上故邦之長老或詣廬言士夫又速與言邦人繯廬倚門而號而逼有言意以守自良勝得亦自良勝久之

河内借寇君之遺也欒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是則良勝之隱念也冀閣下垂仁而聽之幸甚幸甚

答勤甫提學

方舟抗流高懷雅詠故人之遇異時當作一場好事為道路人口實顧閲去人羣立旅行過矣過矣又放情忘返罪何能云平旦氣稍清真性迺見愧不能為别又荷遠致高作情誼溢詞表清古逼杜家法哦誦數四不敢拈筆追步且讀禮經偶至卜氏除喪和之而不和愧發

頸赤益不能檢韻語如何如何譜叙脫稿幸付從父某附歸就刻俾成完牒以光吾門先河後海其能忘乎經世全書已付所司旬日後可到目前先寄二冊内附一得之愚幸潛玩有所批教友道相益之望也叙之年尺乞少轉致几案併副懇祈何幸何幸

與田勤甫書

情之狎而可責望者莫若友情之迫而可控訴者莫若師師有愛之道存焉友有辨之道存焉愛之莫大於安

其心辨之莫先於已其惑諸士子積憂之懷所以必達
于臺下而良勝假手以塞厚責能已于言乎夫孔殿之仍
佛宫近以震易懐吾水南臨檄數語力衛正道迺克有
濟學舍之欲就爽挹秀連類在跳漸次舉治所司維難
維慎時詘爾也陰陽家言少也蒙甚惑之憑髙指畫不
但十數往返背墉可乘而衢交焉面矗矗鱗屋弗盤突
頂連右臂而擊射之堪輿法大忌一時背項謂可唾手
燕雲而吞雲夢八九者歲無虚計計而鶩鶩而恒恒而

惴惴焉懼其及故逐逐隨隊謁達官長者汲汲焉圖遷以兾幸免如脫虎口東萊云中流之遇風波舟中之人未之懼而夾岸之人喪膽矣良勝登岸人也謂舟中人曰吾向之懼惑也令不必然可乎哉且圭峯達者嘗言之兩山繼言之二泉翁與叙之年望先後降觀如出一軌諸執事籌之熟而可之晝謂其惑也可乎哉就謂其惑也盃中蛇影豈能致疾疑斯懼懼斯憂憂斯惑惑固有惑疾使人間人以是疾也謂之曰去弓影可以已疾

或者曰疾不緣是而弗去又可乎哉一舉手之勞而可以已惑疾全其生而安衆心也仁人君子知不惜也何貳守羅推府協恭胥治毅然興文學畧址而不奪于民程物而不浮于素諸士之懇懇亦相時而動之機也知水南之愛士欲盡天下不獨為師時也良勝自惑且甚知不能已友之惑而祈以逭其責焉不知水南之責于良勝者又何如也又何如也

與何東軒貳守

夜者梓人傳示指揮深情厚愛非木石云胡不咸因顧
思之綽楔之舉昉古表閭之義殊典也必在殊才而後
云稱若良勝者豈不自知將逃名遁迹尚恐不容於時
議顧敢期於自表著乎竊方之比屋然弗飾弗改作隣
弗異也路人弗異也遠方而道而寓者弗省其居者為
商也工也農圃醫卜也其人之賢之不肖皆弗之問也
一朝而棟宇作華揭具其不異而問之者蔑矣起問之
者見情實也其於底裏虛實不指摘而議之又蔑矣是

良勝所大懼也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良勝將災務是去敢冐寵乎在東軒則曰厚施者每於不報良勝亦曰善施者在於不苟苟施之亦類於比比之匪人東軒知人之明亦懼其傷也況夫今日在事羡餘之積無有也旁出之令無有也而學校之經營郡書之楮墨懐吾東軒急於為義每節縮約已而應之然亦窘矣復以身謀貽知已累豈情也哉此又良勝之私念也有懐如縷俟面陳惟亮察

奉巡撫孫先生

良勝力綿任重若持葦以舉鼎者然蛹蝂傳不能終讀矣焚草閣筆且數四又懼失此則受教終無地洩愬錄成呈上輪囷悤就繩削庶不與棄材同腐也不然後之并狀而觀者將謂不肖若而人而閣下有厚之託有賢之與而兩負之知人之明或大有累若蒙齋先生懿德當自有名家表著此不足以掩之也第徐凝惡書他日有賴識者投澗泉以洗之良勝之辱云何云何閣下成

人素施與其救之於末幸亦樂之於初西望瞻拜懇祈無已無已有以副之萬感萬感近得邸報南贛軍務一勞永逸當在此舉以閣下訏謨鎮重而陽明先生並美而相濟師和而克必也必也然竊聞之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是故取之萃萃者聚也聚以正期假有廟得衆之道也若曰不富以隣侵伐罔不利是故居尊位者用謙與順之恒吉顧方今旱熯為虐雲漢之詩且復作老翁云生百年矣才遇玆變土脉癉㷟而膏弗動雷不

震泉竇亦枯竭早稻以収十之二三為上晚稻槁秸死且盡蝗蟊復生已絶望矣若良勝家中人產也計無終歲之儲又其下者可知也以敝郡在省稱樂土今且然在旁郡可知也所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如之何哉如之何哉至於南贛奔逸建其淵藪又敝郡之最先憂者故議者謂驅民以殄盜之孼固上策也裕民以止盜之從獨非先務可豫定者乎或曰得衆之道在兹也又曰隣之富建其比也如何如何坐視塊物浸有時憂

泛言及之多罪莫飾閤下暨諸君子有事坐運成筭狂
瞽者幸置之良勝惶恐百拜

奉圭峯先生

良勝逌逌恍惕釋禫再逾蓂朔然而中心盤桓若繫于
杌以往歲在仕同志聚首已欲賦北門之詠矣復縻素
絲委蛇恐委肉于机上無及已且邵子云出處須自謀
豈直謂進止由己非所浴取人者竊恐亦謂當自量度
省德相時云爾非才自顧若轅下駒蹄漏脊穿食且不

飽欲強見才美以荷重載騁躍長途豈獨取敗輮之辱而已哉況夫值數在奇恒得轗軻再遭子戚姪繼夭隣弗戒火延及于廬禮稱焚先人之宮者三日哭哭則情之隱也豈爲自喪其背凉德致譴實隊先業重以爲懼爲辱所幸廟存神主未易初之爲謀畧遠所居預有斯備愚慮一得在此而已億先作時每隱度之爰紀斯成須賢而有文章者然方今海内孰若公密邇硯席而朝夕得繼請孰若良勝又先大夫獲承交誼數十年然以未獲公一言爲闕典

斯廟之作大夫志也蓋家世在仕恒不稱才至大夫方離
寢祭公或念之則昕以發幽光者又在兹也是以始之從
謀而令之幸免意有默相以待公也幽明協志公幸俯聽
之廟制如栩存三廟體禮云大夫奪宗故設主自大夫而
上通列四世惟清明至日會祀則自始祖如廟制若祫祭
然實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意東西兩序連以屋
八楹為義倉皆推大夫之遺以仁于族俟積累以議他
復又外為儀門庖湢惟備要之寡學莫有探究師授意

會義起為多耳宗匠手筆自有化工爭妙聊模具其架構之畧具如此展拜有期先此布悃不具

復周汝和書

賜教頻頻其間樂於有後而預計速之非人骨肉之愛未逾也感荷感荷又憑折二議甚出意見於是適幸友道之復古矣但愚意謂主帥之不專制正有激之云也使有如韓范者則何云爾而前日奏功卒曰仇曰劉之出死力愚之言又似獲一驗泉議云行於國初而遂格

故曰勢之難也大抵勢之順順之者宜其易勢之逆逆之者宜其難必趨其易而若其難殆亦非救時者之志也凡天下之事極則窮窮必有變變固所以通之也故曰存乎其人雖然今之立言者必以救時之弊救時之言不得已也不得已而言則固有隨事遷就之機括在初不可以經常之論泥之體國在念不厭往復直而勿有則相知質難之素懷也故茲瑣瑣

東洲初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戴璵

東洲初稿卷五

明 夏良勝 撰

墓誌

明故坦菴丁公墓誌銘

坦菴公諱平字仕元姓丁氏吾南城人曾祖闕名祖資一俱有潛德守家不聞于時父志剛補先尺伍遂籍于京以居積為富人生仕隆及公與仕玉兄弟克幹濟遹

遊江湖貲益殖嵗得展故廬墓樂與士夫來往先君在
仕往復十數締交乆益密故予家居髫年得識仕隆及
壯得識仕玉獨未識公正徳戊辰來應進士科迺識之
若有老狀然好論世故延款無倦予丁艱歸至辛未復
來就官公已痼疾不能出門户壬申又五月二十有四
日公卒年七十有九娶羅氏生子釗俱先公卒繼陳氏
生子鏜孫二曰濬釗之子也斬服當室曰清鏜子也女
二長適千户李洪次適李標八月一日葬公于八里庄

附仕隆墓濬鏜杖跣而來請曰先人疾未革以葬事訣曰吾父母則祖可依吾兄葬于是吾安歸治命在耳不敢違也爰有顧言銘筆是托嗚呼予何能銘也哉公行可銘法而鄉曲通家之好又何可蔽按狀公最任性骯髒有氣槩不作俗人事志剛公卒公曰樂所自生必復故土扶柩歸道小孤山風惡舟幾覆公大慟曰死何足惜親柩無所矣風息幸免得附祖塋封厝一襲古式逆先志而抗難以成禮可以近孝矣仕隆卒公撫孤姪若

子而尤字仕玉亦少遠遊日夕以娱分背累萬不聞有後語可以言友矣鄉人嘗侮公後道遇輒匿意必見復公邀而與之釋且禮之可以語睦矣釗死而斬然門户成釗之婦以全志雖久卧病日進鏜等義方是訓可以知肅矣居常誦文山搢詞至以資談説因納粟補官語人曰吾豈榮是哉際時有道乃獲贏餘願輸以報而已有告于陳學士者以文揚之可以考義矣鄉括圭峰學士最慎交亦少許可主公數年公時進新説放口亦成

聲韻詞質而意可見圭峯喜之值公七十歌以為壽壽

德徵也可以觀德矣夫德以致壽義以華身肅於家睦

於鄉友于兄弟孝于親人之行莫大於是予之銘公也

亦以是矣銘曰

富而莊壽而康惟行之良耿耿有光太史舊文燁而煌

閟爾壙遺魄爾藏氣之靈也爾颺欲何之乎故鄉

故憲副王公恭人張氏墓誌銘

恭人姓張其曾祖仲賢祖穎宣父廷玉世濟厚德不聞

于時乃發恭人方亂有奇氣而都柔順孝讓渾若天成
女事精妙頗通書義可笄時字于王公及期而歸王公
大父用政母饒氏俱康于堂祖仲敬曽祖文苑而上已
在祭列既廟見籩豆之儐臑胾之羞舉如介婦之度王
公諱華字廷光少積學不屑家人務故甘清素恭人躬
事纑縲調度有無以資故無内顧而得肆力蔚然成文
采遂登進士科知某縣事廷光公性甚敏辯文書積案
如蝟螬不移時決之發蒙也及退食恭人必舉爵以助

神氣從容進問今日所任何事歷與陳論間有參酌若語意稍滯知於情法少盭必起而言曰事亦有忙後錯耶廷光公覺其規諫之意事必加沈静而政聲日奕遂擢刑曹主事轉員外郎凡所研鞫廷中平之每稱法家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恭人告曰此法所也恐以家人貽君子累遂歸綜理家政惟嚴密興必明發寢必夜分率以為常族屬而下篘篘畏服如集于木㳙獲十數囷敢惡聲各執𤰈事無虛食者故因先人遺業而拓之大

裕廷光公在官剸奸袪蠹氷蘖操持得土寸不開之譽銓司推為官臣不限格而有憲副之遷奄爾寢疾恭人奔赴無湯沐之飾無鹽酪之奉頓踊呼號哀籲天地櫬歸故里而髮不勝笄體不勝帶至於服喪葬祭必式于禮而經畫節文周詳較一無庸贊翊若其素講而習者制畢撫教所出子二他姬子一曰龍曰夔曰伊方童冠相繼納婦曰鄧氏胡氏黄氏整飭戒勵有中國之風至於服食恩愛盡若屬毛離裏倉卒人莫能辨故曰邁月

征爭自磨洗學尋向上補學舍弟子龍既廩食而卒遺孤模在亦能代子禮夔伊以例入胄監得假歸省而恭人以疾終蓋正德五年庚午歲二月之朔日生于戊辰已歷六十有三歲卒之歲終月廿四日卜云其吉諸孤舉柩祔葬于廷光公墓之旁壠名燒州原先期請予銘其石嗚呼婦人無外事故莫見德然丈夫君子之譽亦未必事衣裳酒漿而已故古有因誄以存而策書所載為訓者但婦德者以從夫為義則以相夫為賢眡婦者

眡其夫也廷光公學焉為文人仕焉為廉吏身後之事一有所付托而九原瞑目恭人亦為有力生封死𣆀閟此顯䰟而廷光公墓道穹碑未剥屹然山阿路人仰誦功德而恭人倚之為重同為不朽人矣安用銘然不可虛諸孤之志乃銘之曰

伐山之石惟德可銘坤順恒貞女嬪是刑妻曰孟氏母曰申國維其師之懿于方策若若佩環法官墓所峩峩𪓰趺有目斯覩夫以婦承婦以夫顯人寰如客爰䏏故

典

亡妻趙氏安人墓誌銘

吾妻姓趙氏諱京其先金華人宋之冑也國初有明可公守吾建昌息兵鳩民民忘死不忍公去公亦不忍去吾民遂籍亦不復仕其後曰季剛曰敏善曰懷玉濟德殖宗至文瑛公以儒醫供事太醫院屢上保和功授御醫廉靜不邇勢利故名公輔樂與之游公冡嗣弘敷先生振俗能文敦儒行吾先世亦自仁和為勝國洪州博

士流寓與明可公先後里閈載籍相聯比吾祖用理公與文瑛公少好老不及見先生與先大夫有文字交每至以姪號吾索所課有一二字可輒賞之而去時先生未有子也吾妻方毀齒貞慧絶人先生子之嘗曰家世乇膏茲或以光吾門迺許歸吾越二年先生卒孤方在襁吾妻侍母李孺人鞠孤孤克有立及來歸吾年方笄孌孌介婦禮度先大夫謂先繼母王宜人曰佳婦也而女字之比壯如初歸時無逸言放笑臧獲不聞叱咤聲

宗門戒婦女必表示之至有欲親式而呼以母者歲時祀事輒以不逮事吾母王宜人為痛吾寡學性習蹇劣試屢北輒勃勃氣項滿赤每慰之曰丈夫事業遠且大居常瞷吾志樂則曰大人不登進士科意猶未平夫人待暝久矣吾愴然思厲正德丁卯吾舉鄉試第一明年戊辰舉同進士是年春王宜人卒先大夫繼室以程宜人冬先大夫病臨訣指吾妻曰此婦可居吾妻事益謹順宜人安之吾與兄弟居喪稍稍欲易俗於内事棄不

之顧吾妻亹亹綜理且曰使君子他日無内憂辛未免憂就道館留都買妾為嗣計吾妻樂成之曰須擇好門第可與伍者宗祀君子所重凡服飾酒果魚肉必躬執御待其父母如父母然館嫗異之徐應之曰人女吾女也挈以遠去非示以愛且容能無慮嫗大服其父母果為所感長跪而謝曰女再得母矣吾初官刑部主事以道路所聞見激不自禁冐有所白幸為天子容納吾妻聞之酌以慶曰君子許國愧不可與謀也吾按獄或不

麗法歸語之亦似解剖析且能舉一二平恕故事曰是以遺君子後吾出入躬為掌外户鑰誡僮不敢自啟閉女醫嫗賈不識面吾因得避官謗壬申五月既女進第病死吾哭之甚哀吾妻凡四震魄俗尚巫禱祈禳祓舉不事進第長有已四歳慧婉是娱而竟夭哀殞不能為生然恐傷吾吾入則強慰而出乃慟遂以鬱逆憂悸疾卒歳八月十二日酉時年三十有二越一日吾有選部之命未得便其私圖越明年吾兄偕吾妻弟来迺以柩

歸葬南城官山之兆兆吾卜者背乾面巽定以闕年闕月闕日安厝嗚呼吾妻隱德多矣至哀無文不能志也又恐後婦德為時羞抑以不信吾妻於後也聊志其可志者如此為之銘曰

生而淑朽未可速墓中石實則可録生生天地若信與宿胡然而壽亦胡然而禄豈以吾之有餘為爾之不足百年之後雙壁在谷冀我後之人毋忘遺躅

祭夏母匡宜人文

嗚呼婦人無非儀閫外之名若無所與也然而亦有名天下如夏宜人者是故非無從也良吏之妻爭臣之母則上焉而為德下焉而為民凡所以名天下者於其克相於内而成教於家固不能無所助也吾鄉以良吏名天下孰不曰夏臨清者乎悠悠去思桐鄉我祠人之知臨清者孰不知有宜人也以爭臣名天下孰不曰夏司諫者乎蹇蹇匪躬思令于終人之知司諫者孰不知有宜人也客殯方集旅旐斯揚赴及吊哀有盡其傷禮曰

祭必先河而後海河其源也海其委也是故某等友情鄉誼匪言弗宣香帛附奠敢羞几筵有凾一方書素告虔固非涕之無從者也宜人其歆享之謹告

女進第壙銘

嘗讀韓公女拏壙銘謂非功德所繫雖弗銘可也然公秋官言佛事得罪在遣拏慧而夭能有所訣草瘞道上越數歲迺得從母及叔兄歸葬則亦銘其情焉耳正德七年五月三十日吾女進第死才四歲視拏尤夭已許

作鄭氏婦去年姑死能避人而哭時嘆曰佃無主佃夫小字也與毋隨吾来官漸知大人事體間岀道理語作北人聲認錢高下市賈了了偶欲讀書數日識百餘字亂帙中能自指且知增減筆法若天為夫出為山之類或誤指馬為馬陣為陳亦不失形象不知斝之慧有此否也吾亦為秋官屬嘗言戎事幸天子包容不在遣適以提督獄事不得代女中痘瘡且愈而暴卒吾不能如韓公猶及一訣也痛哉越十餘日附柩歸葬吾無子弟

可遺母尚從吾又不得歸汝如孥也痛哉葬之山曰龍池祖塋之下殤位月日以柩至為期非預定也銘曰

韓公處變情不失孥吾居其常顧不得盡情於汝也嗟葬汝食汝吾有家汝其歸也毋嗟

清軒梅君暨配鄧氏合葬誌銘

清軒姓梅氏諱浩字本澄厥祖厚髙公而上居西湖宗蕃贊懋又姓於地為稱欲専之人號曰西湖梅云集義公徙城北棚尾人又號曰北梅與西梅稱厚髙公耆年

樹德太守謝公欲致賓飲每朔至必造廬慇勤致犢適克赴集義公象賢子也見禮於太守舒公如謝公都憲見素林公按行部旌别善類列最等焉清軒席祖父教寖有其風而毅槩有智畧宗人宗之有慶有弔有婚有冠有構基有分貲有共賦若役不幸而有詬誶鬩訟咸之清軒而儀等料量斷制立副所欲若緼畜于懷而有待家以商植任為業商惟權子母勾稽取贏為右清軒嘗曰人急吾居其緩人賤吾涌其貴人巧吾率以直人

侈吾示以啚宗人守為商範雖都會要津稱梅氏子必曰良賈牙儈勿敢易販夫抱緡至必曰梅氏物良直弗有上下聞且至懷鏹而待間挾故物為私記恐偽者售焉梅氏以商名江湖間清軒有不欺之教存也商易獲爭趨之長以教幼以學所居闐闐如市處丱冠少婚不以遠遊為憚家若寄矣宗遠而流益分於行名世次卒然問之或莫舉清軒獨留意支派源委必列其類名若字必謹其諱生娶卒葬必得其期人以梅氏有口譜遂

錄成之晚益敦事孝友至有施罷罔他顧而赴人之急若飲食然人每賢之或曰厥配鄧孺人良有助也孺人名家子父祿凡建俱以鄉進士為學官善於其職孺人內教有夙成者歲甲戌五月清軒卒年五十有九歲乙亥七月孺人卒年五十有八子祿吉足世其家女愛玉為程氏大母孫男二長曰瑞既娶生子曰鍠季曰玠已聘孫女二曰瑢曰幼俱在室年未及壽四世臨棺信有後矣茲卜闕歲十二月闕日合葬山塘之陽祿吉杖

跣詣予乞銘哭致詞曰遭家不造先君以疫病氣足御之狂勿作經紀喪具襲含殯祭法古家禮顧言在耳大懼弗稱及先母卒未之敢違不肖誠不知可否未敢附狀嗚呼清軒亦達生者而終以禮孺人得所從矣禄吉以禮喪又能子也烏得無銘銘曰

利不奪義斯以亢其宗志足御氣斯以正其終噫其配也惟順之共有秘斯宮而樂然以相從

進階朝列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正德乙亥歲八月闕日四川按察僉事張公卒于順德烝民里閲三月赴及冢孫廣昌令瀠為位哭哀甚連狀乞解官去郡大夫以瀠父鈿當室義檄起之又二月瀠介書狀致鈿期不死父詞乞銘于南城夏良勝既而瀠至益䖍良勝於瀠為相知友禮謂祭先河後海重本也是於鈿之情宜有副於公宜有銘也公諱善昭字彦充曲江公裔故曰曲江張氏宋末五世祖子頤遷南海子頤生萬山萬山生德和德和遷順德於公為曽祖祖

細帬以背名生訥庵隱義有略正統間率土著兵戍禦冦功使者表厥居里曰烝民里章功也娶盧氏女生公有秀質就學懐奇吐芬不逐逐人後年二十七得鄉舉試禮部弗利卒業太學時石淙楊公西充馬公四明楊公文行伏一世公與之班窮處若公輔望洛陽劉公居翰林接引門下益自信重樹惇飭行天順癸未南宫火執友劉生聰死焉公哭盡哀於積尸中得遺骸歸葬同館有生窘且疫病妻躬薪水任戒門為絶公周之而頻

視之垂絶叩枕謝曰草木命何敢累君幸自愛公退比再往生已就地撫心腹尚温温有氣迺舉卧之床斟以湯水少蘇越數日愈明年甲申生舉進士德公若父終其身公再三試弗利居父喪又三年一時師友知舊典據要階公致書來往無覬望語以母盧老故亟逮養勉就銓次試高等官兵部司務職清簡得益肆思與學嘗言選法施罷協議然以侵官為臺官忌害部領官恒三考敘遷惟公望日著未及期超拜四川按察僉事料理

屯田寖有古遺制臺官緣是劾公徽名希進孝皇方隆言任言重違之公弗辨左遷鳳陽通判公安於職按豪大家獄拂守弗顧忌獄成上下快之守嘆伏執公手曰幾誤君矣聞母喪闕白即就道巡撫謝公素重公捐俸為賻厚公辭曰是喪為家也移文部下供護行役公又辭曰不吏其土而役其民非心也比歸喪制期還古初免喪復判臨江郡繕城隍民不告擾出父子以盜獄繫者因理戎務披籍得為練子寧故遠配八十四人遂不

就席寢秉燭草疏上之乞復其家朝野士咸壯之公竟以是齟齬屢疏乞休還公僉事官加奉政大夫致仕今上改元進階朝列大夫居閒僅二十年泉石幽養城府罕留迹勢利關節一切勘破東山劉公鎮南越最慎與嘗單車詣公公言不及家東山公為留信宿迺去公嘗自傳終身歷履於小宗祠制表夷墓周厚本支急鄉人義而平其爭與凡教行於家於鄉國者並可考見傳成一年而公卒年八十又一歲娶廖氏先公十二年卒公

葬之甗峯之原虛壙待盡弇廖出也以公卒之明年二月舉公柩合封不敢違志且從禮也妾李氏生男曰鍊女子四俱為名門婦孫男五澡居長次漢次淞次沛俱夭次涇尚㓜孫女二亦遣嫁曾孫廷柱澡之子有奇骨故公傳曰不喜得相而喜見曾孫為是也已銘曰

甹餘爾傾孰謂其通斗牛爾逢孰謂其窮試而黜維儒是宗仕而蹶維政之共噫畱于躬貽于後以豐孰譽乎公孰毀乎公

明故李孺人夏氏墓誌銘

正德甲戌冬予官京師李弘道以書赴予云是歲八月二十六日有妻之喪妻姓夏氏奇峯先生子也於予為女兄予製功衰為位哭而涕也甚余從叓異余涕之無從也余隣邸聞余亦異余重有哀也嗚呼余之涕果無從也哉哀則斯重也已余先大夫於奇峰季弟也奇峰愛之教之則若父然余先宜人之歸王父母已捐館大夫之事奇峯若父宜人之事丁孺人若姑也女兄丁孺

人出也寔生天順辛已之十月少宜人二歲閨壼恩義亦若兄弟然歸弘道時方笄丁孺人赴奇峰官所大夫宜人於女兄周視來往亦若匪遠父母者宜人蚤棄余及余稍長知所思於笑語居處多於女兄得焉女兄諭及宜人且甚涕也余少悖劣寡與宗行以繁甥室殆百人而與於弘道為至弘道雅讀書知事聲詩雖貿貿市賈中而語止常若依儒素事父文戲公暨母能循循適其意推及于奇峰于丁孺人若子道焉二兄繼亡禮以

葬推及于女兄之外王母焉字兄之孤嫁與婚無失期推及于女兄舅氏孤焉於是弘道隱隱有善譽為從父文耀公擇為後事若所出既而文耀有支子弘道即復本支無留意焉是於理道若有間也於戚屬若有聯也於義利若有辨也於是人知女兄之居內無㬅言而弘道之居外罔內顧迺有兹也弘道之敬愛余且至子侃知讀書則欲師余女瓊玉欲習貞閑又師余先妻安人若女也辛未歲免先大夫喪頻行之官安人臨瓊玉喪

也與女兄哭亦涕甚今安人既亡矣女兄又亡悲感交集十餘年間而余戚屬之喪凡幾是故重有哀也故兹涕於女兄而非徒也丙子歲冬十一月壬寅弘道以女兄葬于闕　　幼女晚玉擇配黄倬而未歸侃子闕

亦可貧而臨窆余方家居斬服不任繂碑而弘道以銘石為托余因思昔涕之是有情矣有情斯有文矣銘曰

生則戚之沒則哀之葬則銘之百世而下徵予銘詩則

又何疑而又何悲

明故毅齋處士丁君克承墓誌銘

正德十一年冬十二月闕日益國司禮官丁燦舉其父克承公柩葬于某山之陽先期杖跣乞予銘按狀丁氏居南城者屢業自公大父文瑛公以貲遊江湖而始迺著父大榮公居積勾稽子母益裕迺知重學士克承與弟今濱州守克正君咸有學資受業於先伯奇峰先生之門與先大夫與先邵武令胡君秉清朝夕刮劘淬

礪曰有長益時令少宰圭峯羅公尚家食於奇峯為莫逆好每入館必閱所業莫有軒輊稱之曰四畏友也與交如友焉居無何文瑛公耄倦于家大榮以甘脆養跬步不去側而貲厚不及料理重奪克承志也克承心知之迺曰所學何事其志養已乎吾所學猶在也毅然以家任商行而士志居京師趨搢紳大夫之門若飲食然而縉紳大夫與之進間出離羣辨志語若有學者氣味故其来往數不拒也既而得文瑛公訃哀毀甚猶汲汲

以得名言表著為大襄計時圭峰職史館率先銘之宮保栢厓張公表之大宗伯東谷徐公體齋傅公大司馬泉山林公與凡知與京朝官咸有引紼語而椒丘司寇何公序之完冊迺歸大棨公亦有老態克承謝遠遊志事之惟謹母李氏蚤棄事繼母毛氏如母也居常恒以不及階一命為歉歉故濱州君得鄉薦為濱州守若已有焉子燦為司禮官自已得焉長女適王璦璦如燦官仲適庠生徐頤叔適王水部鍭季適大學生黄惟寶於

其學其仕長益利鈍咸若自己寘欣戚焉年及壽善念益充嘗以出遊於水溅灘於澳港見病涉者惻然憫之逾月而舟梁具於險要有濟於長民之政有所裨也太守舒公義之舉預賓飲益勸益懋義行可稱述者方將有樂志以享餘齡而遘疾不起正德十年七月之十四日生於景泰壬申五月八日是生六十有四年妻梅氏先四年卒公卒時潔以免母喪入京師需次在銓而潔子恩亦能代當室禮孫女二長適范秀幼在室比葬而

曽孫男女巳二人公名模毅齋其號云銘曰

人嘗患不學有學之志焉斯可已人嘗患不仕有仕之澤焉斯可已是皆足以令聞而永世而何幽壤之云閟耶

亡弟夏景望貞士墓志銘

正德辛未夏五月九日季弟偉卒至冬十一月余得訃時守刑曹廢官政者累月傷感熏心涕洟移書取命元兄東山君緩葬期冀得臨窆為畢悃臆兄亦移書至云

偉亡附身於我必盡圖於爾毋悔堪輿愼術歲時拘忌尚屢更歲文定迺祥爾抑安止親蚕違有需寵命以賁幽所余是以洟忍苟容逾年而吾女亡吾妻又亡哀瘁且病方移疾請告有選部命義不敢避傴僂服事者又逾年併書初考先大夫先母王宜人繼母王宜人咸被贈命而繼母程宜人訃又至倍日併行及廬而程宜人喪舉至冬而余妻喪舉余女喪舉又逾年而偉喪舉是為正德丁丑正月闕　日追惟往事痛不可忍天實降

禍百殃集門先大夫困厄草野而吾母亡兄方四齡余方二齡繼大夫室王宜人生弟俊曁偉年櫛比立余兄弟四人者同業共方人莫知其異出也偉壯而清出語常欲居人右余每私計之先世隱德大夫少蹇蹇弗稱志判蘇郡又弗稱才而蚤勇退將以裕於後者偉也余最詩劣偶捷秋試而俊亡余不及臨明年第進士而王宜人亡余亦不及臨余奔歸而目偉又骨柴立背有負狀亟異問之大夫曰比母病時惟偉親偉扶起卧湯藥

事事勞瘁爾也余益哭而慰之而心重之未幾俊喪舉大夫尋大病逾年而大夫喪舉王宜人喪舉既禫而余上京師謁選余兄弟執別難甚偉色不華目余咽咽不出語余哭放聲不避道人目余兄弟淒如也柰何別去才幾閱月而偉訃至計其卒時余尚在道嗚呼偉之難別其永訣乎哉誠知其如此雖乘馹赴會可卿相吾不以棄爾而遽行也使在途而有聞余猶可遽返也令不然而竟以虛情隱義負爾為甚余何辭哉余何辭哉又

知偉無他感惟舊疾舉發以致奄忽嗚呼豈若偉之孝勞迺爾夭傷而余之逐逐干祿多違親側尚可久於人世哉余通朝籍未十年而血屬之喪凡七舉於二母於二弟皆不及視殮豈天昭余疏越大罪使有不可解者耶余又何久於人世為也爾妻鄒可安厥志子書七歲已就學女淑弟十歲許嫁周闕余兄弟圖以盡心於爾者賴有此也茲葬所曰六祖山兄營兆也余卜而懸窆於初情幸有副焉耳銘曰

有若兄迺字若子有墳若此斯其為不死

明俊士東湖黄先生墓誌銘

憲廟初吾南城以有文學士為時稱郊之内則今宫保栢崖張公先伯奇峯公郊以外則今少宰圭峰羅公松厓黄公號四賢士栢厓登進士第一初官殿譔奇峰得鄉舉困學官松厓以貢中京闈選圭峯發順天解官翰林與栢厓聯美人咸謂奇峯松厓屈之然而先大夫得省魁松厓子今叅議東溪君登進士東湖蔚蔚有文望

人又曰奇峰有弟松厓有子亦可云副也松厓嚴教東湖敏於學謂將趾美東溪君若旦夕事試輒高等譽日至藩臬暨諸守郡樂致門下達尊以賓席以淑厥後故每舉必入評品謂取高第若拾地芥咸曰黄生黄生云余少補郡庠弟子東湖氣充而貌偉名熾熾出人上而其視人亦若莫已上者儕輩避而尊之余望而識之而心慕之然性梗莽亦不帖帖居人下東湖心不夷余忘年而友之也歲時校藝或上下焉交相慕而伏之至情

好休戚有通朝夕訊問日再往不數也今上改元二年丁卯歲余幸先登諭及東湖必愧慰之曰取第若疊薪然後者上耳又三年余居大夫喪時逆瑾内柄偵臣塞道路以官行者若據石以坐蒺藜弗免也東溪君以慶禮行機禍待發予訊東湖但負牆立吃吃不能出語徐曰聞令納禍穽者以貨免敢惜家乎予退而私議之東湖急遽言未必中理道於兄弟情亦獨至也瑾誅東溪竟弗就逮壬申歲余官京師松厓以涪州守謫監河間

榷務東湖省書至亦及余所松厓以勤事死余致書厚
善經紀喪事重惜東湖妨一舉也亡何或報云東湖亦
物故矣余慟之究其所以病則曰疾奔松厓公櫬冒暑
歷險難恒不有身計歸而母廖氏卒哀毀益甚至瘁不
能任衣食寢疾逾年而卒嗚呼哀哉東湖以孝死矣乎
丙子歲十二月闕日厥子惟用暨惟謙惟光將舉柩
葬于脉原山麓余方以先宜人喪居惟用以銘石託余
哀而諾之曰余知東湖者何辭銘東湖名濟字汝楫生

丁亥六月没甲戌十月年四十有八妻王氏潼州節判女有内行妾某氏孫二人曰從簡曰從文銘曰

有父之澤有兄之則而一隽之弗得有弟之情有孝之徵雖没世而令名嗚呼善不必年才不必用歲亦豐儉若穫於種嗚呼東湖既有子矣是謂元祉四尺丘墳斯其安只

孫蒙齋先生墓誌銘

正德丁丑秋八月朔日撫治江西大都憲孫公馳使狀

命東洲夏良勝銘蒙齋先生之墓良勝辱撫治公知遇厚且久於公屬戚有弗見無弗知也蒙齋公伯氏也次狀諱炤字德昭先有仕後唐至三司使諱岳自睦而越家姚江燭湖上生而聚卒弗返葬今為越人自燭湖顯者諱應時童子登進士官通判招武軍志尚古學為東南士宗晦菴提舉茶鹽定交維好一時道望遂莫之軒輊及卒晦菴題祔于父雪齋公石曰二孫先生墓故越稱世家必曰燭湖孫氏云入國朝亢宗繩武曰碩以延

人名所居處曰孫家境若古鄭村筍里然以多賢子弟每出入襜如翼如望而識之為孫氏子輒賞曰賢者之徜若此若此先生尤其秀者也先是家祚方殷教諭公自山陰賦歸收入南山懋修宗誠教澤滋甚雙梅君象賢以隱與伯兄御史君季一愚君並有時望先生方知向學御史君奇視之一愚官楚衛强以遊楚學封某官歸隱君與某孺人咸以子愛弗忍御史君曰是燭湖先生之緒之托也聽之甫冠通禮經要義歸試所司郡邑

諸生推頌不敢與齒遇賾隱咸就諮之必滿所欲迺已既而以歸隱君好易先生象志更學易易學曰遂與禮埒勉就時格應舉子選無專經名要其意趣多於纂註為後學圖於學庸論孟取許氏通義圖叅以程朱精確論議註禮易講義與陳氏集說互有發明而於胡伯通氏若夙契焉謂不為科舉學所蔽也故其學不輕授受惟撫治公獨得其宗而頡頏上下大夫士以郊祁許與不可選紀遠方志應白公迺獲見退而伏曰是融帳宜

有高業迺遵之也先生偕公省試至錢塘舟子傭儈素號狡貪望見趨迎曰孫先生來也相與治任若僕賃無遺物亦無違期同行者呀然笑曰大似明道於漢州時也公亦曰此正某不到家兄處先生疊試不偶而公連得上雋為京朝官且二十年在西曹時良勝幸侍硯席沃心之教曰有之而受之而不能容之每私感謝公曰蒙齋之教云爾因究先生近所事事公曰日者築小軒扁曰知命期於受正不獨忘利鈍意也順時制隱者服

坐軒中校先纂註曁蒙齋文集凡若干卷餘力究岐黄家書急者赴之無遺力以劇病起者歲千指正家嚴而樹惇七代相望無嗃嗃嘻嘻習齋越蒞祀咸黜心勉敬罔愆儀者有不平愬以大義動之旁引曲喻必不失其情往往失所爭去久之鄉隣赴者亦然席祖父餘裕又欲大所施有待以舉火者良勝曰古之遺愛也恨無以附翼識之及公秉節鉞來鎮江西而良勝方以喪居雖廢業云久耳目覩記未能盡絶故知公於鎮綏舉剌興

革咸畢迺力雖安嚴郡縣使車罕至稱無遺徳便蒙齋移書公恒若不足而歸宿語曰維艱則吉謙斯有終公奉斯言以周旋對頌人語必以為應嘗行部弔于堊廬語次及之因誌蒙齋無恙尚圖見期也無何訃至公先公捐狀凡八日卒先二月又十六日生以景泰甲戌正月凡生六十又四年初娶王氏繼滑氏長子遠先卒次基以椽史從事京師基子始生未及命名以某月日葬先生于某所嗚呼九原不作良勝於先生無復執鞭期矣

銘幽有石亦寄哀也銘曰

世孰無也曰郊曰祁世孰有也曰顥曰頤經師人師人乎可期而天未可知沈馨埋彩惇實斂華有以推其澤有足世其家嗚呼孰謂其畜者厚而施者不遐坎之道其最下水上氣而雨亦足云化山乎山乎有淵泉兮迄晝夜竊餘潤者豈遇險而止且百世而下必有拜先生之墓者而徵斯銘之稱蒙齋者耶

祭文

告亡妻遷柩文

嗚呼吾妻事吾十有八年悲忱救愆情誼種種吾何能以言隨吾來官違爾母遠爾兄弟挈爾女去家又幾萬里冀康于祉以没吾齒以吾積咎為天所棄禍爾女爾慟無已爾婦人也兒女之情吾不能迪爾以理爾竟坐是亦大病矣吾何歸怨降割在帝若茲其淫與熾嗚呼旅魂搖搖歸路且遼吾羈于官尚未能歸爾于故山之腰爾柩在僑吾豈忍薄而寘于茲之泬寥但喪事即遠

有進無退吾於父母已奄然就窆獨於爾焉泥人將謂
吾情莫之制而為禮之贅於是訊于友朋斷于衷臆遷
爾于郊且以示吾歸爾之志一函骨月寒則澌燼爾靈
英英默相左右則固吾之嬪也吾豈忍義忘情於爾也
耶窅然一室爾柩所存先列一具為涂安人安人之夫
吾同鄉也同官也有兄弟之義爾與安人亦兄弟也情
之同死亦生也爾其安之而精爽惟吾之依近有家音
吾兄爾弟俱云來斯兄來為吾弟果為誰欲輔爾棺而

吾偕以歸此情此誼庶或無違而異時同穴可質以稽嗚呼吾豈忍義忘情於爾也耶權以宜時禮必以義遣奠未可以先期又無未葬而虞之儀爾儒家女又吾之妻生之習染死尚何疑毋謂幽明各秉一機布此制言爾必鑒知

本部祭楊夫人文

夫爲樹德以佐天子婦亦有相之功子爲懋學以甲天下母亦有敎之功時天作合而奇於逢迺繼于休風生

也不徒以榮德以熙載學以濟艱壽燾今而傳後夫人亦託不朽於其中沒也不可謂壽之慳恩覃未已史傳有紀榮與壽與莫為之擬旅魂英英亦可以無憾矣但中書請告於論思而屢天子之改容史官輟筆於編摩而毀瘠於堂封仲季煢煢皆治才也而深墨以恫則亟起以副倚毗之隆而制節以惜不貲之躬陰誘默相人將望於夫人者無窮是生也有裨于治沒也不忘乎曁俔爾天妹與有世道之寄使人追恨於造物者之多忌也

某等叨列天子之吏為天下咸之於無已而哀與之俱至敬羞楮幣之儀未罄酌泉之義祈靈俯鑒歆爾來賁

寄奠郭孺人文

某等與令子仕相識賓筵知有孺人偕和軒翁老而康也與仕同官京師而仕善於職每聞孺人輔翁教以方也邇者繼翁躋壽而先以仕貴拜貤封仕又致詞某等作榮壽之章也孺人歸矣翁命來赴仕欲隕絕以傷而何以慰翁於堂某等素講兄弟之義允懷母子之良弔

止於存哀及於亡頌詞之未竟而誄詞之莫揚仕又棄某等而歸以克襄固知事翁以志而表孺人墓隧於幽光亦可以不忘矣某等離思悲歌零涕濡裳草草寄奠惟仕是將有幣在篚有酤在觴詎曰匪躬靈弗來降

奠陶浴之文

嗚呼魯泉余少也視之若師壯也親之而友百巧競出覺余穢醜進取多路阨爾云久疊薪箕種後上粃揚據理必無而世則恒有余通朝籍且十年而爾祿學官一

日之弗就今則已矣同游賫傷無所于咎臨輀遣奠而余文以為侑

同部祭方同年母文

嗚呼孺人生也而吾人榮之登科有此子死也而吾人哀之蓋棺無此子匪而母為子之哀與榮也固未必如此匪而子知母之生與死也亦未必如此若夫内教之閑恒德之貞將追錫於朝廷之恩而第書於野閭之史嗚呼洛水氷容日峯煙紫縱予大觀伊誰不死千載邈

趺尚見孺人之誄

祭河文

念良勝絆此浮名匪懷厚祿適逿張猶口幾葬魚腹爰睎尺軀蚤已許國叶谷天或注睠集堤如木先後流尸殆不忍目胡為幸生恩歸誰渥淮陽唐公忠義可燭涪州程子誠敬自束顧予藐藐望塵遺躅天或鑒予足用為穀茲告且誓毋敢徼福

鄉宦祭歐陽汝璧文

嗚呼汝璧臨輀之奠其悲子耶子績于學將有所售子飭于行可期于壽何以夭死而用不待究客境就木慟我鄉曲而兄而弟有懷如惄孤旐翩翩而登茲大陸然而生之有死若旦與暮正命迺受曷云珝愬子燭先幾而去不顧又況乎有名在籍有文在笥子宗自亢子息可字子遊九京其瞑目以俟嗚呼汝璧臨輀之奠又慰子耶

祭洪老夫人文

嗚呼夫人夙閑内則某等莫得而知職無外事莫知於某等也宜然而顯允太保足為之述巖巖具瞻用續迺休伊維相之欲歸之疇卓卓諸兒學仕孔邇其教伊似惟范有此嗚呼斯外之周亦内之周斯子之賢亦母之賢胡寔令儀而不永年方其瞑目太保征西耳有顧言維兒寄之有力如虎靖寇孔武以報天子俾忘西顧維兒識之克率爾常無忝爾父嗚呼斯言不忘其初匪家之昵實國之圖周嫠魯姜良慰吾徒行徹宸聽錫典有

敷禮官致祝虞部董符大筆史氏有刻龜趺庶足以表事君之有婦而立忘難之非夫某等竊食下僚太保是師更辱諸兒麗澤之資師失所助友失所恃害寫我私有雨其涕刻兹懿言允祀之義載彼牲帛酌彼清酤讕讕無詞不既東楚靈其有歸詎曰予愬

焚黄代兄告先大夫文

曰惟先世有令德發于大夫少值家艱而王父母繼殞厥世大夫忍貧茹痛彊學力行以克自振光有聞於前

人登科入仕有遠大規而困頓顛踣則婁矣蚤厭埶利
年五十餘棄功賞懇疏乞休休逾年而病卒人曰有知
而有餘不盡將以遺吾後之人也顧勝才詩劣又以長
任家弗篤迺烈季弟俊偉先後夭折兹仲弟良勝克成
大夫之志第進士為天官郎㠯能其官三載考績例得
追贈增大夫故秩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龍光賁臨幽
宮旁燭此大夫素期於良勝者而今諧矣勝才忝家嗣
職用祭告并錄制詞焚之墓道大夫精爽歆服休嘉陰

有茈翼俾良勝弗替于初以圖報塞恩命荐加大夫永有令名而王父母已上積累以致有今後世亦有聞之者固大夫之心也謹告

代兄告先宜人文

曰痛惟宜人之弗母也勝才方四歲良勝方二歲衣食未知所宜蚤莫莫之所依呱呱而泣家人視之未必為宜人子也賴先大夫如宜人母之繼母宜人承大夫而子之迺能以生今日比為兒時勝才與良勝同業學囙

念及宜人勝才猶能想象容止若偶至前或牽裳而哭之良勝則否亶相與呼號奮勵期于有立以顯揚令德勝才以家累弗荷于業從大夫于官而大夫每重悼宜人不及見也今良勝克成初志以進士為刑部郎調吏部郎並有官譽幷績考膺蒙天子寵嘉追贈錫誥于宜人視大夫秩靈如有知融融九京必曰於夫與子兩無憾矣勝才亦思勉世其家以無忘罔極但人亦有言父子貴顯而宜人不及一日生而樂之是益哀愴扶服墓

次彊不能興不知良勝躬被綸光授使載馳倍哀于樂
又當何似宜人念之其終右之謹告

代兄告繼母宜人文

曰嘗聞先大夫曰爾母修能降命不永病而訣惟曰顧
擇慈惠吕子吾子迺作合宜人繼爾母于室嗚呼痛哉
使勝才良勝不知有吾母而大夫不知亡吾母吾母瞑
目泉下必矣宜人育弟俊偉亦既長有室與良勝就學
並欲光大勝才視之亦同母也不幸俊亡宜人哀以病

偉扶起卧不去側經旬勞亦致僂竟後宜人而卒是惟
母子更相為命以速殞傷勝才寔惟大夫之後是懼而
弗敢毀戕良勝宦遊不獲視殮抱恨耿耿勝才三治喪
不計累居以圖罔後悔偉幸有子勝才子之每思失母
時猶夫子也宜人離裏之屬保無他虞矣良勝志克守
官足昭令聞兹屬考稱其職請誥追贈如吾母於宜人
初視兄弟之心亦無負也然於兄弟之心詎云能報休
命有章謹奉讀告

焚黄告先妻文

曰良勝少失母爾亦失父爾性慧善習内教歸予時才十四嵗而動有儀則余驕惰罔卒教時有眚愆爾交修予亦罔獲大戾余事舉子學爾睗余勞余弗利奮欲失性爾和予志繼余有家汝惟綜治余既宦爾政于内弗速余謗比余未聞理道追訟采采匪汝余弗有兹柰何造化靳余而余又積譴移于爾罰汝亦有命没于余手百爾自盡成禮如歸兹余官避殿罰辱天子寵命亦贈

爾為安人於爾初心未足云副於余心亦不知何以慰汝於冥漠也第宸翰爾揚懿範孔彰有曰禮義相承方著宜家之譽琴瑟中斷竟違偕老之心載讀至斯泫然涕洟不能出口爾亦知之一婦云亡何以致王言之足傷也爾尚弗棄予予弗敢顛墜爾亦與有令譽汝然乎哉爾然乎哉謹告

奠王汝成文

嗚呼識汝成以貌者猶異其何以得斯也齒既壯而哀

之者無擇人也知汝成以心者必悲其何以止斯也責若志客死而殯于衢也夫氣之發而暴者易衰志之厚而安者必令於後理有必然而不盡然事亦既然而不識其所以然豈人之勝者有未定而天之定者迺爾不可違耶曰非然也吾黨悲汝成未有已也曰然也吾黨且異之而况於貌汝成者耶嗚呼致奠有俎寄哀有文汝成如有知也享斯聽斯斯可以瞑目矣尚饗

家廟告成文

曰良勝追惟先君子泉仕終大夫禮得奪宗立廟以祀三世流光覲德亟用圖之誠以吾宗滋大百年于兹方離寢祭雖曰云成若歸息棄奈何經度方殷遽爾奄逝良勝離哀制祿又且十年而湮欝弗宣罪書莫既苫塊瘝憂衷念弗置且知不裘不葛尚當嚴事於恒時而輟哭易衰未敢獨疑於廢祀祠宇聿興更時迺就又值雨露方濡告成于素未遂實枚粗成規制聊啓翼後之思詎曰承先之志敬供常事永慕方新

謁何椒丘先生墓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之感則迹似之求也良勝於公一何有哉而夢寐見公者屢矣南不夢駝北不夢象非所見也良勝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去數百里稚聞公名長得公文字間思欲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異夫夢之無從也雖然公在鄉為賢士在廷為名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目者所共見也周官三夢有所觭夢者謂志所向也則天下之

夢見公者固多矣况良勝為鄉之後進者哉若夫志於公者則未也嘗讀公答圭峰太史書云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爵位之名迺後世之名也是公肝鬲之言圭峯可與道亦信不負所托顧良勝何能為哉公邑有賢令疏公心迹始終贈命荐加登錄公嗣所謂後世之名在公若持劵取物無違期也良勝嘗與聞每於圭峰所致私忭焉獨謚議未下著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香帛藉手展拜墓道公神氣若生幸鑒斯悃

東洲初稿卷五